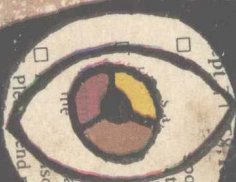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中国反间谍战丛书 ●



谍海风云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谍海风云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89年·沈阳

谍海风云

Diehai Fengyun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6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2

印数：1—15,213

1989年12月第1版

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陶然

责任校对：曹雅文

封面设计：刘君武

版式设计：赵耀今

ISBN 7-205-01154-X/I·90

定价：4.35元

主 审：吕 复 迟金山 王志贤
主 编：张文贵 陈朝富
编 委：左志云 崔 伟 夏尊平
李红岩

前 言

当今，世界范围内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异常复杂。《谍海风云》以辽宁省国家安全机关近几年破获的部分间谍特务案件为素材，融真实性、趣味性于一体，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这场斗争。

在辽宁省国家安全机关成立五周年之际，我们将《谍海风云》一书作为全省国家安全干警对人民的奉献，送到读者面前。尽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，隐去了书中人物的真实姓名，但广大读者仍将会通过书中真实、生动、惊险的故事情节，追踪于浩瀚谍海，领略隐蔽战线上的风风雨雨。书中披露了敌特机关进行金钱收买、色情勾引、威逼胁迫、诱人犯罪等活动的卑鄙伎俩；记述了某些人为了贪婪私欲而沦为灵与肉之俘虏的悲惨遭遇；展示了广大国家安全干警英勇机智、无私奉献和人民群众防奸反特、英勇擒敌的英雄形象。本书不仅是揭露敌人阴谋的透视镜，也是敌我角斗的风云录，更是发人深省的警钟篇和教科书。

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承蒙有关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。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铁军、副省长陈素芝等领导同志

对本书寄予了热情的关怀，有关同志积极为本书提供素材。在此，我们一并表示感谢。由于水平所限，我们深知书中有诸多不足之处，恳请读者不吝赐教。

《谍海风云》编委会

1989年7月5日

目 录

南柯梦残	廉国安	(1)
谍海覆舟	王怀德 鲍文信 左 璞	(22)
骗局	崔 炜	(46)
归宿	李富平	(80)
选择忧郁	李红岩 吴振刚	(105)
今宵酒醒何处	郑义强	(134)
“天堂”梦	王茂远	(156)
风雨之夜	夏尊平 周 言	(180)
鸭绿江边，有个流泪的女人	桑为民	(196)
一个被铜臭腐蚀的心灵	纪 洪 尚 廷	(211)
野狼在林海中出没	江 洪	(224)
她在K城	李 平	(236)
幻灭	曲延波	(256)
一个堕落者的日记	马 宇 石 开	(275)
阴谋	郭 安	(286)
“求”与囚的轨迹	李晓光	(303)
黑幕下的爱恋	左志云	(311)

南柯梦残

廉国安

1983年6月2日，一列由香港驶往广州的火车徐徐离开九龙站。

在一节车厢右侧靠窗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位穿着入时，戴着一副镀金眼镜的中年人。他右手夹着点燃的“555”牌香烟，熟练地将烟灰磕在烟灰盒中，然后深吸了一口，随后吐出一个一个烟圈。烟圈由小到大，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。

这位中年人四十一、二岁，在上嘴唇的右上方有颗明显的黑痣。他那悠闲自得的神态，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：他正春风得意。

列车风驰电掣地朝广州奔去。他将烟灰掐灭，变换一下坐姿，那张得意的脸扭向窗外，望着窗外一闪即逝的农舍、蕉树、桔林……此时，他的思绪也如同窗外的景物，疾速地向后退去……

酒店徘徊 巧遇不速之客

1983年4月，在香港无亲无故的他，绞尽脑汁办妥了赴港签证，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香港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要到香港开开眼界，干一番事业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，到港以后，在这繁华喧闹、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里，他虽说开了眼界却无力再混下去了。他象秋

风中的一片落叶，东飘西荡没有归宿。20几天过去了。当初接他来香港的朋友蔡文杰不见了，临来时兑换的2000元港币也所剩无几。怎么办？是返回大陆，还是滞留香港？返回大陆，购买车票钱倒绰绰有余，可是临来时答应给铁哥们儿陈旦买的彩电、收录机怎么交待！

留在香港？打工挣钱倒是个办法，可香港无亲无故，谁肯为一个陌生人担保！行窃——重操过去的行当？偌大的香港，繁华的都市，拥挤的市场，倒是理想的地方。然而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无人配合，一旦失手，被遣返回大陆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！

怎么办？他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恨自己交了蔡文杰这狼心狗肺的朋友；他也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归被人耻笑……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日上三竿。腹内饥肠咕咕作响。不管今天日子如何打发，还是填饱肚子要紧。他穿好衣裤，洗了一把脸，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走出了房间。他走到“红宝石酒家”。

“红宝石”名字虽然响亮，门面装饰也较讲究，但是铺面很小，里面仅摆放八张桌子，主要经营小食品——这是一家夫妻店。价钱还算便宜，这是最适合他这种人来的地方。由于营业旺时已过，店里只剩下十几位老者在那里边饮茶，边闲谈，他坐到杳无人一个空位子上，要了一壶“水仙”，取了六个“叉烧”和一碟“排骨”，边品茶，边啃骨头，边倾听邻桌老者们近似“外语”的谈话。他多么想在这里遇上一个老乡，哪怕是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行，好倾诉自己的衷肠。他只有坐在这里观察，了解这个目前还没有他立锥之地的世界。但他相信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忽然，店老板传来一声吆喝：“先生，里面请！”他抬起头正好和来人打个照

面。只见来者50多岁，中等个，稀疏的头发，梳得板板整整；白净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一副克斯镜遮住了的眼睛。来人向老板点了一下头，向左右扫了一眼，径直走到他桌前坐下。

“先生，要点什么？”店老板殷勤地说。

“照老规矩！”来人扶了一下眼镜说。

女老板赶紧送来一壶“乌龙”、一碟“石球”、一碟“肉丸”、一碟“春卷”、一屉“小笼包”。

来人一边喝茶，一边仔细端详着他。他也不时地用斜眼瞧着对方。突然，来人笑容可掬地用普通话问道：

“白先生，怎么这样寒酸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称我王先生好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我姓白？”他迷惑中带着惊异。

“白先生，大名怎样称呼呀？”

“我叫白耀宗。”他机械地回答。

“府上是黑龙江吧？”

“对，哈尔滨。不，是河北！”他惊异中显出紧张。

“几时来香港，在哪里做事呀？”

“噢，我到香港已经三四年了。现在一家工厂做工。”他似乎发觉了自己刚才的慌张，便由惊异渐渐地恢复了平静。

“嘿嘿，白先生可真会开玩笑呀。你来香港还不足一个月吧？老弟在国内的服装生意不错，是吧？”王先生一阵轻蔑地冷笑后，揭了他的老底。

“你……，我……。”白耀宗完全惊呆了。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

侨乡密谋 骗得去港签证

白耀宗没有说错，他原籍确是河北。1942年，他出生在唐山一个富裕家庭。父亲国高毕业，弃笔从戎，在东北杜聿明麾下任少校参议，1947年，辽沈战役期间，战死于吉林之役。母亲携子移居他乡。1958年母亲病逝，16岁的白耀宗成了孤儿。政府为了照顾他，定期给他生活救济，免费供他读完了中学，并安排他在一家电工厂学徒。这使他有了固定的收入。

他开始出没在酒馆、饭店，结识了一些酒肉朋友，逐渐染上了恶习。他象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四处游荡，幻想有一天敲开极乐世界的大门，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，但此时此刻的白耀宗，却身无分文！这难不倒白耀宗，他有的是办法。他早就从“师兄弟”那里学会了弄钱的“绝招”——偷！

“梁上君子”的行当，对于白耀宗来说早已是“轻车熟路”。然而，法网恢恢，阶下之囚理所当然应成为白耀宗的归宿。1963年，他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1970年刑满释放后，政府安排他在镇上新生大队当电工。1971年他娶妻生子，开始走上了正道。

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象强劲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，给万物带来了生机。它犹如春雷，震撼着祖国的每个角落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个体经济象雨后春笋般的涌现。在这种形势下，白耀宗辞去了令人羡慕的生产队电工的职务，由北往南，由南往北，做起了倒卖服装的生意。他到过祖国的南大门广州，去过福建前沿厦门；特区深圳留下了他美好的回忆……。这期间，他不仅发了财，成了乡里的万元户，还结识了香港海丰贸易公司经理蔡文杰。

蔡经理向他介绍香港“自由”——有钱能使鬼推磨的；宣扬香港人的家庭——空调、冰箱、彩电、录放像机、组合音响、电话……，样样俱备；讲述香港的繁荣——世界各地产品，应有尽有；吹嘘香港的夜生活——吃、喝、嫖、赌，供你任意享乐……。

白耀宗听呆了。他直咽口水。心想，这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“极乐世界”吗！他暗下决心：一定要寻找机会亲临这块“自由”的土地，纵情享受“极乐世界”的乐趣。

他急不可待地向蔡经理讨教：

“蔡先生，象我这样的，去香港能做些什么？”

工作蛮好找的。你可以先做个公司的职员，等挣足钱，自己开个公司，到那时……。”

“蔡先生，我在香港无亲无友，你看……。”

“我们不是朋友吗？”蔡文杰说得十分恳切。

“那去香港的手续……。”

“香港手续好办。等我回去后，给你写封信，就说我是你姑丈，让你到香港接受财产。”

“就一封信，人家能相信吗？”

“我再给你寄港币去，谁还能怀疑？至于国内手续嘛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喽！”

“蔡先生，你真够朋友。”白耀宗高兴了。

“耀宗弟见外了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嘛！”

“父母！我没有父母，就靠你这个朋友啦。”白耀宗讨好地说。

“不过……”蔡文杰含而不露，故意顿了一顿。

“怎么样，有难处？”白耀宗以为蔡文杰要反悔，急忙追问。

“不过，我也有点小事想请耀宗兄弟帮一把喽！”蔡文杰故意吞吞吐吐。

“嗨，蔡兄有话就说，为了朋友，我白耀宗可以两肋插刀。”

“哈哈……，两肋插刀倒不必，只是点小事。”蔡文杰还没有把话点透。

“什么事，说吧！”白耀宗耐不住了。

“噢，是这样，我在晋江还有个小女儿，去港的签证办了五年还没有办下来。唉，侨乡去港的人太多，排不起队喽！听耀宗弟说过，你在你们县有点门路，那里去香港的人少，办理签证的时间会快点的，是吧？能不能把小女儿的户口先转到你们那个县呀？”

“哎呀，就这么点小事？包在我身上了！不是吹，县公安局姓朱的那个小子，早就让我喂饱了。他家吃的，穿的，用的，哪一样离得了我？这事好办。”白耀宗满口应承，可心里却暗自犯嘀咕：“我别叫你骗了，等你把我去香港的那封信寄来，我再办你女儿的签证也不迟。”

“耀宗弟，你这次回去，先把我女儿的户口落好，我得到消息后马上寄信给你，你见信马上办理去香港的签证，我在香港接你和我女儿。”蔡文杰象是猜透了白耀宗的心思。

一切都是那么顺利。1983年4月，蔡文杰的女儿成了那个县的居民，蔡文杰也按原来的谋划，给白耀宗寄来了去港接受财产的信件和二百元港币。

1983年4月，白耀宗偕同蔡文杰的小女儿动身去了香港。

蔡文杰夫妇双双到车站迎接。一阵寒暄，蔡太太领着女儿去了，白耀宗则由蔡文杰陪同乘“的士”来到一家“东北餐馆”洗尘接风。席间，蔡文杰连声道谢。宴罢，“的士”

又把两人送到青山道一栋公寓。在蔡文杰的引导下，走进六平方米大小的阁楼间。

“耀宗弟，敝舍太小，怕你见笑，我给你租了这间屋，这个月的租金已经交了，你安心住吧。”

“谢谢蔡大哥。”

白耀宗的眼睛很快就把这六平方米空间扫了一遍：一张床，上边铺着一领竹席，天棚上悬挂着一顶圆形单人蚊帐。一个小柜，上面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。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台电话和一台电风扇，房间虽小而简陋，但却清洁。

“耀宗弟，你先冲冲凉，休息一下。我回公司料理一下公务，失陪，失陪！”

一天、两天过去了，蔡文杰没有来，白耀宗以为他处理紧急公务，忙于应酬，没有放在心上。三天、四天，蔡经理还没有来。这下可把白耀宗急坏了。要登门拜访，却不知蔡家门朝哪开，蔡文杰还没邀请白耀宗到他家作客呢。挂电话到海丰公司，回答是：海丰公司，根本没有蔡文杰！询问房东，房东说不晓得！这时白耀宗才知受骗。他骂蔡文杰不是人！他恨自己认错了人！他下决心去寻找，然而，偌大的香港，哪里去寻找！

他只好到处游荡……

卖身投靠 堕入罪恶深渊

就在白耀宗走投无路，无可奈何的时候，王先生来了。蔡文杰根本不是什么“海丰公司”的经理。王先生的出现，是蔡文杰安排的一场交易。

蔡文杰从来不做赔本的生意，为了赚回花在白耀宗身上

的钱，将白的情况提供给王先生（可怜，白耀宗至今不知王先生的大名），从王先生那里得到了双倍的补偿。只是，这笔交易的来龙去脉白耀宗却一直蒙在鼓里。

原来，这个王先生是某特务机关——国防情报局驻香港某组的特务。

他的任务就是专门在去港的大陆人中物色合适人选，或威逼利诱，或金钱收买，或色情勾引，或乘人之危，迫人就范，为其服务。

在蔡文杰介绍白耀宗后，王先生并不急于会见白耀宗，而是对他进行调查核实。在“红宝石酒家”，他派人连续数天对白耀宗进行了观察：一个人进出酒家，无人陪伴，面色忧郁，证明他在香港确实无亲无故；每天在“红宝石酒家”只吃盒饭，证明他手头不宽裕，生活拮据；两眼狡黠，内心紧张而外表松弛，证明他有一定的心计。结论是此人符合物色条件，与蔡文杰介绍相符，可以进一步考察。

白耀宗被蔡文杰抛弃后，处境尴尬，正值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，遇到了这位“知己”王先生，自然觉得有了依托，大有柳岸花明又一村之感。

王先生很善谈，天南地北，滔滔不绝。香港的人情世俗、地物风貌，无所不晓，无所不谈。白耀宗觉得自己长了见识。特别是这位王先生，一有时间就拉他观光，把整个香港逛个遍，使他真的大开眼界。更使他感动的是，王先生出手大方，慷慨解囊，不仅使他离开了闷热的“鸽子笼”，住进真正的空调、彩电、冰箱样样俱全的国泰酒家，还给他两千元港币，让他好好地装备装备。从此，白耀宗西服革履，与王先生经常出没在饭店、酒楼，无话不说，成了朋友。
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王先生偕同白耀宗来到牛头角道一

家夜总会，来港这么多天，白耀宗还是第一次到这样的场所。只见门楣上方由霓虹灯编织的“乐融融夜总会”几个字在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彩。门前灯光如昼，花枝招展的女招待频频地向来人献媚。门庭里不时传出轻歌。

“先生请！”一个俏丽女子让道。

“谢谢！”白耀宗学着王先生的样子，走了进去。王先生要了4杯加冰威士忌，叫了两个女郎陪坐，边听音乐，边与其中的一位女郎打情骂俏起来。

白耀宗看着那如花似玉、秋波频传的女郎；真有点魂不附体，不知所措。他呆呆地望着那位女郎，不时地咽着口水。那女郎见白耀宗那副窘态，嫣然一笑，娇滴滴地说：

“先生，请喝酒！”

“好……不……谢谢！”白耀宗不知如何是好，端起酒杯狠狠地呷了一口。

一口清凉的威士忌下肚，稳定了白耀宗抓耳挠腮的情绪。

此情此景，王先生看在眼里，却没动声色。

过了半个多小时，王先生起身，打发了二位女郎，同白一起离开了夜总会大厅，登上电梯直上10楼。

他轻轻敲了几下10号房门，一位俊俏的女郎应声出来。

“这位先生有点累了，你陪他洗个澡，然后给他按摩按摩。”

那位女郎一边应着，一边动手脱白耀宗的衣服。

“小姐，别……别这样！”白耀宗言不由衷地说

“白先生，找个女人，寻寻开心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没有关系的，我替你付钱。”王先生劝说着。

白耀宗暗自思忖：王先生对我如此厚待，必有所求。我

虽多次向他表明心迹，但他就是避而不答。在没有弄清王先生的用意之前，决不能轻举妄动。他竭力克制自己，搪塞地说：“不！我第一次喝那‘洋酒’，觉得很不舒服，还是改日再说吧。”

“唉，人生在世，不外乎就是为了金钱，为了女人罢了。香港本身就是个享乐的世界，你千里奔波，费尽心机来到这里，还不就是为了乐一乐吗？”王先生还在坚持着说着。

“不！王先生，我今天多喝了几杯，感到很不舒服，确实没有情绪。”白耀宗显得更加坚决。

王先生见白耀宗如此固执，也只好作罢。在回酒店的路上，王先生拍着白耀宗的肩膀满意地说：“好样的，真是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’！”

第二天，王先生和白耀宗来到九龙一幢楼前。这里与夜总会截然不同，没有耀眼的霓虹灯，也没有熙熙攘攘的人流。只见大门的上方挂着一块长方形铜牌，铜牌上镂刻着“×××国救世军会”几个黑色的繁体字。给人一种冷清、阴森的感觉。

进入门内，拐过长廊，上了二层楼，这是一个展览厅。白耀宗环顾四周，除了他俩再也不见他人，大厅内静得吓人。

大厅四周墙上，分门别类地镶嵌着各种反动图片。

白耀宗仔细看着，认真品味着。

.....

经过几天的频繁“交往”，王先生已经摸透了白耀宗的底细，开始公开亮牌了：

“白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我就是某国特工人员，怎么样，